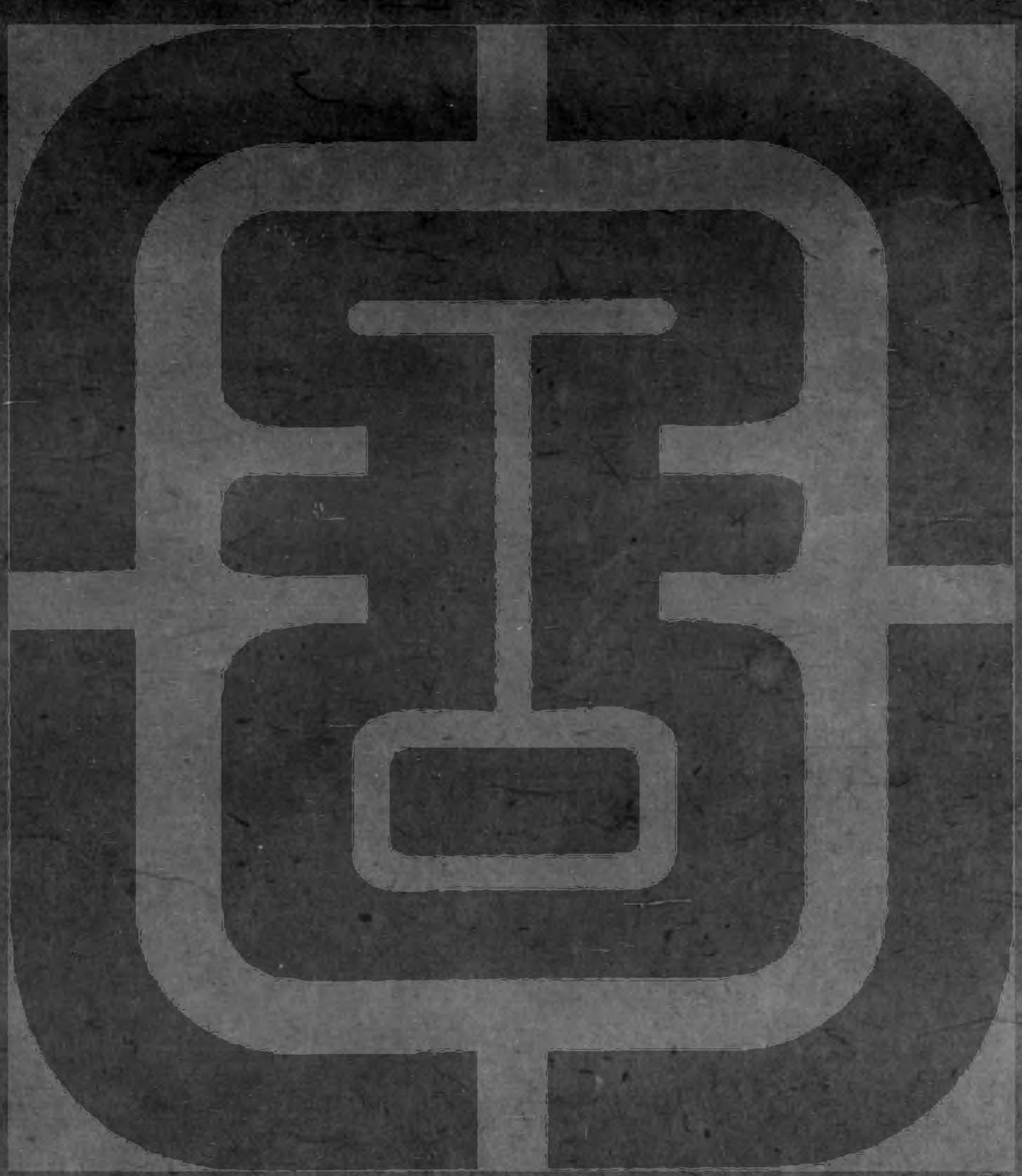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雜擬下

袁陽源效白馬篇一首

效古一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效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五言

袁陽源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篤文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率府劒當行篡逆淑諫見害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瀍北眺五陵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鄢郢

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

儀士意氣深自負

肯事鄙邑權謝承後漢書曰郭伋姊子貢解之勢應書曰郭伋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巳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

又

車徒傾國廓籍籍關外來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伋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又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伋家貧不中使將軍此其家不貧伋徙諸公送出者千餘

義分明於

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伸長子昌言曰潔若清氷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求京師論直如弦矩道邊曲如鈎反封佞

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祁陽西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郭解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諾

公羊傳曰曹子摽劒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

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摽劒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影與摽劒同字亮切

豈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列子揚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声類曰遂從意也稽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有聞古來壯知然漢書曰楚國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亲陽源

効古一首 五言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訊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結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

嚴風陸機從軍行曰嚴風涼風嚴且苛寒爛豈知節霜雨多異同毛詩傳曰爛燰也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河上之地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廻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植曹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五言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弑立以

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計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楚辭曰路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遥遥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緑苔滋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寒螢翔水曲秋兎依山基淮南子曰兎走歸窟寒螢其所生高誘曰寒螢水鳥哀猶愛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佳人秋胡行曰朝與日夕殊不來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南調憂委子衿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燈幃坐見輕紈綺陸機為顧彦先贈婦詩曰可以慰我心卧覺明月光照妾薄暮牢日在桑榆以景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淚容不可飾

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以間不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牢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曰武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蔽層闕鄭玄詩箋曰層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帷也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誰為客行又憂見流芳歌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歌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揚雄河東賦曰眺隆周之大寧踰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閣休息則休乎山樊者也 又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甘泉賦曰遥遥離宮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顧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相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火年好馳逐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 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檀爲貂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鄭玄曰弭弓之末謬者以象骨爲之服所以藏箭弩謂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 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 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蟬蒼曰鞚馬勒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 朝遊鷹門上暮還樓煩宿 漢書曰鷹門鄉有樓煩縣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是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喻於西霜之山集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使羿射

崔駰曰生乎殺之爭賀曰射其左目駰引弓射之誤中右目駰抑首而埋終身不忘故駰之善射至今稱之漢

虜方未知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

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揚子法言載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執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又蒙

令尹顧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漢書注曰諸侯之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宵僕遠傾慕富貴

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南國有儒

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敘孫通曰弟子儒生隨之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

伐木青江渚設置守麋兔毛詩曰埃

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又曰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又曰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夫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學常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

衆多士飛步遊秦宮華嶽魂令惟三秦記曰秦東門謂之函關

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之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衍許諾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非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

蹉駭也蓋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

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圍聊城

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世務乘

障遠和戎鄒陽上書至其世務又曰帝使

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晚節未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

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讓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弓十矢盧弓十矢百馬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爲不然也孰知其所終者也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奚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逕龍超然王逸曰逕龍山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效辰自爲美當避豐隆神農本草曰陽年春夏爲陽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崔臺東下望雲闕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崔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嚴巖泉星發之嶱嶱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網直如髮繡夢結飛霞旋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砌甘泉賦曰珍臺閒館旋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滇渤蓬壺二山名滇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市印越齊代印越四地名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此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子年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

骨傳云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
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踰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
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
俯仰淚如絲今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器惡
含蒲歌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相公之廟有歌
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第子曰
試注水實之中而正蒲則覆夫子喟然而嘆曰嗚呼夫物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
其生生之厚也智哉衆士賑理辨昭昧莊子曰求問
有三夫何故以於仲尼仲尼曰未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今昔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
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
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效古一首　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已
雪千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
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
師前國王治交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朝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滿昨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
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
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
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
虎牙不至期迴留不進下吏
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
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又曰
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以爲嫖姚校尉
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
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
天子珓固滿深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
王孫蒲曰德
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五言雜體詩序曰閔西歸下既已十首詩敷其文體雖不足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今作三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黃雲邊塞運歸鄉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而已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今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天一涯妾身長別離　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

願一見顏色不異參與商　毛詩曰參與商不相見

李都尉從軍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　日暮浮雲滋

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鴈藉也而

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嘉魴得所薦　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柏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鶩雙鶩為南淮南子曰鶩鴈代飛許慎曰鶩春南而鴈北處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陵

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兔絲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興女蘿兔絲也毛詩曰鴈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攀枝折桂葉　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 窮秋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班婕妤好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班婕妤好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曹丕

魏文帝 遊宴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飄忽凌高山 綠竹垂清水秋蘭被幽崖 枚乘菟園賦曰俯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 曹植公讌詩曰明月出照園中冠佩何繽翻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 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肅肅廣殿陰雀聲悲北林 莊子曰至陰肅肅 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遊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曹植

君王禮英賢永懷千金璧 孔安國尚書傳曰惓惓惜也史記曰虞卿謂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雙闕指馳道夾宮羅第宅 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見上文傳玄西都賦曰形庭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從容

氷井臺清池映華薄鄭中詔曰銅雀臺北則氷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一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不來曹子建美女篇一曰青樓臨大道殊寨裳論衡曰曰物至秋而死生九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摘明珠徒倚拾蕙若毛詩曰寘上濮摘蕙草楚辭曰紛秋蘭以爲佩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縢曹子建贈丁儀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爾王仲宣誄曰雖服善册也延陵輕寶劒季布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濮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有道在婺安程既貴何敬祖贈張華詩曰存無華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也內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槓

蒼蒼山中桂團圓霜露色言除日亭亭山上松孤峭谷中風霜露一何緊拔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在南國桂露霜而色不渝身經夷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受命不遷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君爲羽翼乃爲貴須君翼乃爲貴

繆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贈徐幹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耳衆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古詩曰上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金殿殿名酌玉樽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天地篇曰復爲時所拘羈縶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蓄人心同結

王侍中懷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既傷蔓

草別方知杕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崤函復丘墟蕪闕緬縱橫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爲丘墟西征賦曰蕪闕緬其壁盡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鸛鵠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鸛鵠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鵠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中國治而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爲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

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篤惠於義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崙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勉為辭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左氏傳口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玄莊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乂相宜迷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堯咏許由曰而治天下許由曰而

咸池鄉食爰居鍾鼓或愁辛聲樂動聲儀我猶代予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名也一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自兩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以己養鳥也

柳惠善直道孫登察知人

登已見然康幽憤詩曰嵇康幽憤詩柳惠下惠已見孫登曰子才多識見而不免於禍

寫懷良朱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書諸紳

阮步兵詠懷

青鳥海上遊鷺斯高下飛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鳥遊盡取來吾欲觀之其乙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從人汝從青遊盡取來吾欲觀之

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鸒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

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已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鸒鳩小鳥毛養詩傳曰鸒斯鶖居鵻鳥也音豫

流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曹子建七哀詩曰沉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鶯飛
斯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太羽翼不相宜飄颻可
終年沉濩安是非爲可能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蕩漾
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若子曰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飄颻高下沉濩海上逍遥
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涯高唐賦曰
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
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溺
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
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溺而死
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
丹墀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
逮雜詩曰妾身守空閨又曰閑夜無鳥琴曹子
蘭延玉臺生網絲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
華

張司空 離情

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王臺張景陽雜
詩曰蜘蛛網四壁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虫庭樹發
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延佇整綺萬里
贈所思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来遺我
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上爾又曰欵以遺所
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 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春受謝兮白日昭
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
楨與臨淄侯書曰蕭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懷愴無終畢潘岳悼亡詩
曰之子歸窮
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
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
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
識其墳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草木摧落而變衰
念非但一楚辭曰聊抑志而自疏賈逵國語注曰
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俯仰未能弭尋
撫衿悼歎

寞怳然若有失 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悵然若失也 明月入綺窗髣髴想惠賈 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觀爾容古詩曰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芳蕙蘭類故變之耳 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 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詩曰諼忘也萱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既目假夢以通靈 夢寐復冥冥何憂覩參差 潘岳悼亡詩曰撫衿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參差異貌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列異傳曰北海營陵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之於是與婦人相見之遂教其法乃開鼓聲恨恨不能出戶久而去歲餘此人死家葬之夢寐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是何氣也王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鴟言出遠 鴟鵂今日梟也 山徘徊泣松銘 毛詩曰駕言出遊 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鵂鶹悲也絕之雨也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謝又曰寢興自存形也

陸平原 機 官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漢書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曰吾弧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曰吾弧 紀 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 明發眷桑梓泣水歎懷密親 陸機贈顧交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趙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 流念結南津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滍水涯也 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 毛詩曰駾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風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賦曰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風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詩曰風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 楚辭

日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宋嶽感逝賦序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人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鞙鞙佩璲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

燕閑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承華側李陵詩曰託身承華內綢繆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與子結綢繆

遙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

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日暮聊揔駕逍遊子易感既躑躅還自憐

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詩曰行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去鵾疾而不得

左記室思

陸機赴洛陽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韓公論貴藥梅生隱市門

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也漢書曰梅福不明經術尚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終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

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賈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也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衛青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

山海經組賢君馹青紫明主恩

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漢書曰梅福為博士文帝悅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漢書曰夏侯勝曰士病不

冕許史乘華軒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冕宿許史廬漢書曰向

王氏乘朱輪華轂

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謳謠東都門群公祖二疏

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

顧念張仲蔚

高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蔽陽景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鸛巢曾巘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噴也音楚將陰雨而鳴巢曾巘未有弁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弁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變變涼葉奪戾戾風舉楚辭曰溢飛風余土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薬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蘂成宿楚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蘂豈自馥又詩曰蒹楚鬱蕭森說文曰蒹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

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氣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九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日陽九漢書曰陽九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曰橫山海橫塞也楚辭曰望時風之清激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薄蝕虎據薄蝕虎據翁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九日蝕亦後朏六日蝕其如塵豺虎方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

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驅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漢書曰陳平自

鄧生何感激解朝曰世亂則聖哲馳驅而不足雖無秘世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九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

竊戚和角歌柏公遭乃舉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

也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
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爲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空令日月逝悃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
謔贈崔温詩曰
古人非所希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
窟行盧諶贈崔
温詩曰北眺沙漠
垂南望舊京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
撫桃懷百慮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
哀痛憤懣劉琨
與數子遊百
慮已見上文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贈盧諶詩
曰功業未及庠夕
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時
烏九論曰天之冥
數以至於是乎
桑頹收紅藻玄鬢叟素華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
曰時來苟冥會
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
冥幽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

盧中郎感交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
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廟
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
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小羣賢濟弘績
同處危非所恤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常慕先達槩觀
古論得失繁志節也馮衍顯志賦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馬服爲趙將疆埸得清
謐史記曰趙孝成王時秦兵攻趙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左氏傳曾公曰疆埸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
公子毋忌

盧諶

虧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敕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感遇

愾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也高誘曰閔其化也

翰琴瑟盧諶贈崔温詩曰爵旅交賓政委賢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杞梓勉力在無逸杞梓已見陸機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處士乃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文王即位一聽之處士逃

自顧非一昔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吾以名實用士今子不吾知也

更以畏朋

遊仙

郭弘農

翠後贈弘農太守璞

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物神山靈液滿曲阿有逸士朝餐九芝英暮飲玉泉水

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楚辭曰崦嵫山名日所入也

海濱即海中三山也

藏榮緒晉書曰璞江賦曰納隱淪之列貢已見前

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讀陵波采水碧江賦曰水出高山其名水芝洛神賦曰陵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采

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死道人術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

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王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王液兮上渴朱霞入

窈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傲睨摘木芝

泯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神仙傳曰若士舉手東指一丘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今已至蓬萊矣子之遊未能半也敖仰而視之若士舉足將蹶敖因謂曰子將何之若士曰將入大鴻濛之際遊於無人之野南far無涯之山北窮無窮之門敖曰願聞其要若士曰吾與汝期於北海之上敖遂北至北海若士已在焉敖後至若士笑曰子來何晚也敖曰吾比於子猶為早矣子無以比於人而比於天地天地又將比於道道不可以比而況於人乎敖乃逡巡而退自以為不及若士遠矣

迫楚詞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說文曰矯舉也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

張廷尉雜述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大氣吹噓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寂動苟有源因會爲殤子天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莊子曰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亟以道不好世故曰喪耳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莊子康桑楚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團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矯飛也靜觀尺捶義理足未常少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浪猶放也妍蚩猶美惡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類涓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頓略摠要領略摠要領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相識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矣獨哀死邪莊子秦失弔焉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始吾以其人爲可弔者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天鬲其情忘其所受古之人天而受也古之人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之人所謂縣解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前薪以指喻形骸火喻精神薪盡火滅而精神不滅猶前薪之盡後薪之傳也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曩曩玄思清宵中去機巧曩玄思得濯濯情

看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有故曰萬世不竭岡岡

秋月明懸軒詠堯老蒼頡篇曰懸軒檻也以遥望堯老子玄

賦曰浪迹頹涓棲景箕岑頓略摠玄摽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

化傳火迴薪草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矣獨哀死邪莊子秦失弔焉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始吾以其人爲可弔者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天鬲其情忘其所受古之人天而受也古之人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之人所謂縣解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前薪以指喻形骸火喻精神薪盡火滅而精神不滅猶前薪之盡後薪之傳也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曩曩玄思清宵中去機巧曩玄思許詢農里詩曰曩

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溉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沸湧名曰枯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丧我郭象曰吾丧我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我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旦而之海生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汝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自序 并序

有才藻若干卷 宋陶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之時傾文

詢

士皆仰慕之

張穀單豹並一時排冥筌冷然

張子閙內機單生敝外像 并曰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幽通賦

空中賞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而有五日而後反司馬虧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惟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遺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乎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反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虧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采藥白雲隈 并曰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卑窓也丹

詭曜芳蕤綠竹陰閑敝 廣雅曰詭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閑敝西征賦曰猷紫極之閑敝

故茗茗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櫺窓

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秘駕從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吟吟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去矣從所欲得失

獎勸也 至哉操斤容重明固已朗 莊子曰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絶塵網 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絶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爲傳 雲天亦如迷亮時嶼賞心遇 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已挺秀華采恩色出喬樹 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極眺清波淵緬映石壁素 高昭國語注緬遠視也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 廣雅曰塵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謝靈運郡臧左氏傳曰臧否也莊子曰拂衣從之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 蕭散得遺慮 淮南子曰成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巖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遺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 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薄言遵郊衢摠轡出墓省 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曰善御者正身執轡子曰善 凄凄節序高寥寥心悟永 毛詩曰秋日凄凄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 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 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芳滋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 眷然惜良辰徘徊践落景 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菊曜秋華 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也）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匹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皐以舒嘯風雖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何鉏倦濁酒聊自適（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閭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注曰巾猶衣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將生逕來者二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靈運

謝臨川遊山

江海經遠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敘浦兮途遠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闕者誌鄉尊宋均曰誌還也尊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峯杳與塵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城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碧鄣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鄭出之鄭即于山也已見上文歩欄周流臨海記曰白石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思玄賦曰
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乳竇餘滴瀝丹井俯家灶謝靈運山居賦口訪銅乳
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消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
逸楚辭注曰灶竈也曠蕩空虛靜也
岳嶷轉奇秀岑嵓還相蔽說文曰嶷山巖也五咸切
逝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文字集畧曰嶷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嵓峻貌赤玉隱瑶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石則
赤王玫瑰思玄賦曰職瑾溪之際
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
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
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百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且託桂水芳潛淩謝靈運攝生貴處
水潮映月游海漘楚詞曰桂水芳潛淩入華子崗詩曰兼月弄潛淩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申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匪為衆
門詩曰順將故安排又

延之

顏特進侍宴

太微凝帝宇璿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
曰眺眺帝宇周禮曰匝人建國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
星為瑶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所
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揆日紊書史相都麗聞

見毛詩曰撰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毛萇詩傳曰桂棟也楚詞曰桂棟兮蘭撓青林結冥濛丹巖被葱蒨吳都賦曰迴眺冥霞毛萇詩傳曰巖小山別於大山也雲備卿露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爲慶慶雲西京賦曰慶雲盛興蘭撓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撓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瀍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產於豐陽入帝宮芳造旬始而觀清氣下葦隆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徐音忘所幸下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驚望分寰遂曬曠盡都甸寰猶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倉頡篇曰曬曠規之貌也氣生川岳陰燄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遊瓊弁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紘綬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遊雜宇也此左氏傳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一盥耴睿情樂關延皇眄

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竚久也竚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測恩躋踰逸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慣不明也浮賤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榮重餽兼金述華過盈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

風雪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
廣康樂詩曰停橈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
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瀲北湖遊岩亭南樓期
於南山往北山經胡中又
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謝靈運詩序曰
惠連詩曰陵間尋
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
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鑠銷也
銷鑠以汋約貫遠國語注曰汋約
子衿
怨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
往子寧不嗣音又詩序曰谷風刺幽
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延州信謂桂劍也已見謝靈運
攬懷人
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
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
注帝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
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今行嶕嶢外銜思至

滂濞孔晁曾檜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嶕山剡縣有嶕山陡
擊赴洛道中詩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嶕
他乎切嶕食證切覿子杳未傷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僾見
也士簡切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
雜珮雖可贈蹀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
以贈之蹀華瑤華也已見謝靈運
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
遨毛詩曰中心悄悄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說文曰霽雨止也
楚詞曰青春受謝
又曰馳騖乎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
曰解纜及流潮又訓
謝惠連詩曰
幽居復鬱陶煙景若流遠末響寄瓊瑤瓊瑤謂
玉音也

王徵君　養疾　微

窈窕瀟湘空翠磴澹無滋窈窕深遠之貌杜育蕤賦曰
懷豐穰之滋潤蕤寂歷百
草晦斂吸鵾鷄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
一曰毛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

葉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歊疾貌楚辭曰鵾鷄朝鳴而悲鳴歊清陰往来遠月華散前墀前墀已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悅汎瑟臥遥帷與説文曰悅以帛蒙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已見上文蓂莢頌篇曰黷垢黷伯曰示汝黄金之膏兆蓂莢詩也稜天子傳河傳曰緇黑色也北渚有帝子湯濛不可欺楚詞曰帝子降北渚曰眇眇予愁予愁詩曰湯濛焉馬可能悵然山中暮懷嵒屬此詩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獨處乎山中又曰折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

宮廟禮衣敬粉邑道嚴玄顔廟豐粉榆杜説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祀又曰年孔夙

淼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營汴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戚鳳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扮扮揄社也漢書曰高祖禱

宿明祀肅駕在祈年毛詩曰敬荼明

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旆宸驅辭宗曰畢網也象帷以星燃朱權麗寒渚金鉞映秋廣各五寸羽檄馳流景綵吹震沈淵羽檄賀羽侍衛也綵發文也淮南子曰浮吹以震沈

登鳳皇兮揜道也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卿子曰覆天子之亡論響玉壚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炎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籍聽天下之齣田論響玉壚禮記

雲旆象漢徙宸網

朱權以朱漆飾權也蔡邕獨斷曰金鉞者馬冠也高山獨齣曰金鉞者馬冠也高

律邑頌被丹絃

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虎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於箱懸司馬調之然後施之於絃謂樂金石有

靈墓用竹律六十頗延年曲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八音既平文

川鱗介也卿子曰覆天子之亡論響玉壚禮記

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

輕薄桂海聲教燭氷天薄四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之野尚書曰朝南暨聲教燭也淮南子曰

八絃北方曰穨水高謝曰北寒水所積因而爲名積水觀北湖禮記曰芻諸侯以象頖延年觀牟雒黃魚雙躍出躋于田牧詩曰溫溫涇及渭及與肅和惠孔泉觀後逵幸侍觀洛後豈慕迹河前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壇化爲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迹省中河錄圖

授之服義方無沫屢歌殊未宣

會舞王逸曰屢數也言數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鍛無犯切馬飾也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窓牖也

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廣雅曰藹藹蓋盛貌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涼葉昭沙嶼秋榮眉水湄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湄水傍也

風散松架險雲薶石道深松枝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架馬靜默鏡

縣野四睇亂曾岑毛萇曰曾重也鄭玄曰縣地千里

華識獲音雲裝信解斂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斂與紱通

煙駕煙車也

金印也

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

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立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行紫芝也列仙傳曰雲期子電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期予靜容裔

鮑參軍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爵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

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者也

徇義非爲利執曜輕去鄉義重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鞿勒而從勒音的去鄉已見上文

孟冬郊祀月紘氣

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以居其月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其祭先腐祭先肝孟冬之月命有司曰收藏蓋臧必堅固毋有開發以固而閉命太祝禱祠祭祀來年于門閭曰某敢用玄牡剛鬣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山林川谷丘陵曰天地之閉也命有司曰謹關梁塞徑路禁外徙發人之大喪也命有司曰審門閭謹管鍵慎闔扃鐍固封疆備邊境完隄防謹蓄洩其有不順天時而傷民財者天子必誅無赦行之是月也以犧牲告于四郊還反行賞封侯慶賜遂行羞以供宗廟之饗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敢詐僞陰氣大盛陽氣大衰乃閉塞而成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慎毋發蓋無作大事以搖養氣毋伐大樹毋斬大木毋大田獵毋燒灰行火必順其時愼其事有不如時是謂逆天其刑水泉必竭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冬雷震電夏多暴雨行冬令則風雨不時小兵起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裂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風正烈

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礫積礫之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一曰羊腸阪名在上黨

似羊腸

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百友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冥冥樹木鬱蒼蒼爾雅曰晦冥也郭璞曰蒼蒼昏昊也

息徒稅征駕倚斂日臨八紘淮南子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長劒耿介倚天之外

荒猶康贍秀才詩曰息徒蘭圃北以言曰仲尼之駕稅矣

甘泉賦曰八荒協芳萬國諧

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鵾鵬狀似鳳皇身遭戴禮焉久赤色思而自斜

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焉久赤色思而自斜

玄賦曰玄武蜿蟺於殼中

鐻翮由時至感

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鐻羽詩慎曰鐻所思

賢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祖曰賢儒幾助乃公事韋昭曰賢猶小也

漢書曰能說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別悠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姜篤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令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寶書爲君掩瑤琴託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發雲陽之臺

膏鑪絕沈繚綺席生浮埃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爲席犀瑇爲鎮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以見上文李陵詩曰

浮雲日仁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
辭鐘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興波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敕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離騷經一首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乃作離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
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
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
子瑕受屈爲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曰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
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巳攝提貞于孟陬
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惟庚寅吾以降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
爲陽正庚爲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
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巳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
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曰原
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
美兮紛盛貌又重之以脩能脩遠也言巳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絶遠之能與衆異
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披也楚人名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爲幽也芷幽而香紐秋
蘭以爲佩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巳脩身清潔乃取江蘺辟芷以爲衣被紐索秋
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汩余若將不及兮汩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
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
阰音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巳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
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巳巳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

不淹兮 淹久也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次相代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皆墜也草木曰零零落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之遲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 撫去也穢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豺牆之蔵讒佞亦為何不改其此度也 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 言已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昔三后之純粹兮 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入聖王之道 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雖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

香菌薰也蕙相曰薰也 豈維紉夫蕙茝 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 昌披不帶貌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遠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惟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羣黨偷苟也 路幽昧以險隘 隘幽昧不明也險隘險也言所以危 豈余身之憚殃 已忿被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將傾危以及其身 恐皇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憚殃咎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補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辈奔走予辈有先後是之謂也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爲荃也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言讒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以諭君也悵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悵惠貌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爲身患忽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難離別也遠曰別傷靈脩之數化靈神也變化也言我謂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畝爲畦二畹爲畦十畝爲畦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

棄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數身自勉朝暮不倦一名芑與五雜杜蘅與芳芷杜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盛貌也畛畦留夷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名也言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揭車芳芷以喻君子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升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婪貪也競並也愛財曰婪憑不厭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妒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

志怨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呼感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也言以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已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木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

窮困乎此時也言我而失[illegible]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以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以忠正之性爲邪淫之咸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illegible]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鷙之類也以諭忠正自前代而固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已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方圓彭咸遭身於淵乃太息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illegible]自喻也鞿在口曰鞿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謇朝誶而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含忍罪過而[illegible]顧香人所[illegible]羈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係累矣故朝諫謇伏清白以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志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也又言復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察兮也察審也悔恨也相視延佇[illegible]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雖以

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
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迷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迷敎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
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女嫉余之蛾眉兮眾女謂臣眾也蛾眉好貌謠
息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也詠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眾女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中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納恐重遇禍患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絜之服製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
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復製裁芰荷岌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
善蓋明不吾知其亦已兮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木屋以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
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高身以傾危而被刑戮忳鬱邑余
服飾以異於眾也芳與澤其雜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猶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獨

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謇吾法所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
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流亡兮溘猶奄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
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也則法也言不忍態也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
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然此鳥執志剛厲不與眾鳥同群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
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革絡頭誰有異道為謀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
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姱好之姿然以為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
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既替余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
君所以廢弃已者以余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前代聖王所厚哀也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

見過支解九死
終不悔恨也 怨靈脩
也 終不察夫人心 言已比干伏節死義
已之志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
民善惡之心故朱紫
相亂國將傾危也 衆
讒人謂余以善淫 謹謂毀
嫉妬娥
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
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
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
語背遠先聖之法以意
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競周容以爲度 周合也
隨從曲
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
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
偓傑兮 悒徒昆切憂貌
堂堂立貌也傑
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
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
容兮 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
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 唯昭
唯獨也昭明
內有玉澤之
質一美雜會兼
失而已所謂
獨善其身 忽反顧以遊目兮
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
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
之外以求
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
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
玉縝紛而衆盛忠信勃勃
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
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懌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
省故忽然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
盛貌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
勃勃也言我
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
而愈明不以遠故陋其行
為常 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
所樂或樂詻佞或樂貪淫
我獨好脩正雖體解吾猶
直以為常行 雖體解吾猶
脩忠信以為當行雖獲
罪支解志猶不改也 女
申其詈予 申重也言女嫮
以亡身兮 曰女嫮詞也觸
項後五葉而生

之野蚤死曰夭言夭使觸之野蚤死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婆比屈原於觘不承君意亦將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節

資蒙蔽以盈室兮資蒙蔽也又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掬言衆人皆偏蔽其蒙皐耳爲說佞之行滿於朝竝貌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獨孑也詩曰哀此煢獨言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萬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

節度也

又曰依前聖王之法節制度也

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制度也

憑心而歷茲

憑滿也

歷數也

言已心志滿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也

濟沅湘以南

沿洪水婷狠自用不順堯命乃野女婆比屈原於觘不承君意亦將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婆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

資蒙蔽以盈室兮資蒙蔽也

蒙王蒙也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

又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掬

佞盈滿也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

征兮

沅湘水名也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捨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悞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洪水婷狠自用不順堯命乃野女婆比屈原於觘不承君意亦將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婆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

資蒙蔽以盈室兮資蒙蔽也

蒙王蒙也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

又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掬

佞盈滿也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

征兮

沅湘水名也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捨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悞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九歌此篇之三事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閒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篇之謂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言羿爲諸侯羌淫遊戲以佚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羿妻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

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施賂於外樹之許慝而事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浞子也強圍多力也縱欲而不忍縱多也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康也言浞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浞寒浞事皆見於左傳

厥首用夫顛隕下曰顛隕墮

安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

夏桀之常德兮乃遂焉而逢殃桀上背於天人殃咎也言夏桀乃遂以逢殃咎為殷王紂名也藏菜肉曰醢臨醢殺宗用而得久長也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祇敬也

周論道而莫差兮差過也言禹湯夏禹周之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

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頗陂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光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脩繩墨而不頗陂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

萬夫德為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固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紂為無道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周武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頗陂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光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脩繩墨而不頗陂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萬夫德為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固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紂為無道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周武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

苟得用此下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君也

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言相視人之謀窮其真偽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

孰非善而可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咸言厄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竄之士我忠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鑒而正柄兮量度

也正方也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中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覩禹湯文王脩德以典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其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駟玉蚪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

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仙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漫漫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

竽皆游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次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告有娀後以鸞

鸞俊鳥也皇雌鳳也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

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有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

鳳皇往來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毛棄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兮

總總猶僔僔聚貌也班陸離其上下

班陸離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佞人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閽開關兮

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閽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而門拒我使我不得入也倚閶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皆貌也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妒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度也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繫馬

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繫繫馬也言我見中國溷濁欲度白水潔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復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猶復顧

今哀高丘之無女

哀猶奄也春宮考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

瓊枝喻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流滯而悲

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未落兮榮華翫顏色相不文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已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虙妃之所在虙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虙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爲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爲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莫臣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繣繣乖戾也言蹇脩既持其珮徙

帶通言而讒人間兮好蔽美而嫉妒好一合一離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月宿爲信過信爲次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濯髮乎洧槃洧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虙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洧繁之水通世隱居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驕傲兮傲簡慢也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已令虙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以自蔽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卓必去相棄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貌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帝生賢人子以喻卓必有美德驕傲無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爲媒兮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鴆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言已既求簡狄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淀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匹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拙鈍也恐嫮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已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以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以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筵篿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筵音專筵音延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賢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而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靈氛答曰當時之君皆時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

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云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比楚國尤偏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戶服白蒿淵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
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察視也
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難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幃
蘇取也充淵也壤土也淵謂之牖牖香囊也
反謂申椒其不芳
言取糞土以淵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欲從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疑
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
懷椒糈而要之
椒糈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美所以願懷將又從天主下來願懷椒糈要

呂太公之氏姓也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盛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聖人於是出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歌兮窮戚 窮戚備人齊桓聞以該輔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窮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晏晚也 時亦猶其未央 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 鵜鴂一名買鸙常以春分鳴也鵜音題鴂音決使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蔽也 何璚佩之偃蹇兮 偃蹇 盛貌 衆薆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信也 恐嫉妒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妬我時纘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俗溷濁善惡繽紛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 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 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 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人所以變大之貌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棄也 苟得引乎衆芳 言子蘭棄其美華而已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人所以變質正之性隨從鵜俊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 蘭又以其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特怙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恃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棄也 苟得引乎衆芳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鵜俊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椒專佞以慢諂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 諂也 椒又欲充其佩幃以為賢兮 幃香囊也以喻子椒似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心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非賢也似椒而非椒盛香之囊也以喻似賢而非賢又於擾引面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

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
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
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
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
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茲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也芬
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已所行芬芳歎虧歇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直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
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成壯之時周流
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羞脯也精瓊爢
音靡以爲粻粻音張精鑿也爢屑也粻粮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儲粮飲食香絜冀
以延年也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
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
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
邅轉也楚人名轉爲邅路脩遠以周流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
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藹蓊鬱陰貌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声言從崑崙將蓬升天披雲霓之蓊欝排群佞之黨群鳴玉鸞之啾
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閒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乘旂

兮翼敬也旂旗也為旂高翔翔翼翼敬乘旂旗高飛翔翔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来隨我車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艱非人所能由也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也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為期期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而左行以俟會也言已山西北轉行也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上言君行左乘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而並馳軑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等大小而並馳也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蛇委蛇委移而長也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以象衆皆有王德宜輔千乘之君行左轉者上言君行右轉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兮弭節徐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九德之歌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樂而已聊假日以娛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戲光明貌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足以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此終志不失以歸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行

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

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

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

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

自沐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

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屈平

王逸注

東皇太一

以王為車轄並馳左右從衆皆有王德宜輔千乘之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

雲旗之委移言已駕八龍委移而長也吉良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劍鐔也

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

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瑤席

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

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忽臨睨五計夫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

舞九韶升天庭攄光曜不辭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拊鼓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

蜷奇負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周天匝擊鼓使靈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

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芳

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而舞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我知兮 已矣絶望之詞也用徵羽也

故也自傷之詞也 君欣欣兮樂康 欣欣喜皃也

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 歌其多福也屈原以祀而惠降以祉自傷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

序曰九歌之㠯其舞因爲作九歌莊衣五曲託之以諷諫

屈平

王逸注

東皇太一

若英 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靈神乃

靈連蜷 巨員反 兮既留 靈巫

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靈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暗雲藏而日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黄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翔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謂雲神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翱也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

猋遠舉兮雲中

猋去疾貌也言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

覽冀州兮有餘

覽觀也冀州所在方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橫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

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

極勞心兮慆慆

慆慆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慆慆而勞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相君所在上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行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二女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相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好又沕兮洞庭沕幽深貌也宜脩言其容飾又幽深沕行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船行在湖澤之中猶乘汪木之渚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來君又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乎駕飛龍兮北征屈原言已乘船常青衣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乎駕飛龍兮北征屈原言已乘船常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反歸故居也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繆束縛也蕙香草也搏飾四壁蕙苣荔縛屋柔舟船則以荃爲楫權櫂也蘭爲旌旆飾動以香絜自修能以禮自防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者江隈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水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極遠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以能感寤懷王使還已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須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責之數爲已太息悲毒欲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言亦欲變節而意否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隱思君兮陫陫符弗俱陫陫陋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船傍板也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

芙蓉兮木末（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真雖獲罪過不敢然恨於衆人）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朝騁騖兮江皋（朝明旦也江皋言已及朝明旦馳騁江皋之上）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節倚之屬也言已雖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信爲次）水周兮堂下（周旋池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流水周旋）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

之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眇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

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憑憑暗也君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湖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騁平也以極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湖夫人也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歆饗之也鳥萃兮蘋中萃集也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其容貌如舜之遇二女難死猶懷忽忽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於公子也女二女當須介女當須嫫也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已遠望神思往來無形近而視之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何爲兮庭中麋獸六足似鹿而大名麋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將騁騖兮庭騁馳也騖驅也麋不出湖澤將騁騖兮庭中言麋不出湖澤而在庭中猶人當處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皐皐水旁地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邊也自傷之域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具爲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以桂木爲屋棟辛夷楣兮藥房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藥白芷也罔薜荔兮爲帷罔結也薜荔爲帷帳也擗蕙櫋兮既張擗折也櫋覆樑也以折蕙爲屋壁白玉兮爲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爲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芳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廡堂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

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爲殿堂脩飾盛行善彌高也九嶷繽兮並迎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襜襦也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興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也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聊逍遥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呂延祚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卜居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九章一首

漁父一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閉而清靜衆香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緑葉兮素莖芳草之華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白有子孫司命可爲主擇其美者用思慕焉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一芳草猶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會聚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私相成爲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俛忽不語言出不說辭其志難知也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荷衣兮蕙帶傲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命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地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與汝遊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晞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已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

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竦長劒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絶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荃獨宜兮爲民正 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 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蘿 女蘿菟絲也言山鬼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爲帶也言山鬼衍佛若人見山之也薜荔絫緜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杳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既以妖麗亦復慕我有善行 慕予兮善窈窕 好姿是故慕予見其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貍結桂爲車旗言有香潔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也言所處乃深其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幽篁竹林以言所在路險難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既後至獨表特也言山鬼後至獨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 雲容容兮而在下 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冥也 杳冥冥兮羌晝晦 言山鬼所在幽闇晝將晦冥風飄飄兮神靈雨 飄風暴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脩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精潔以祭祀神靈庶幾留止與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兮不吾與 晚暮也言已年將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 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詩云芃芃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食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

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撝也言所以怨公子撝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 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孤疑者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 雷填填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後猴猨號叫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常所也 猿啾啾兮狖夜鳴 狖似猿而大黑色尾長數尺好在高木食果風雨則鳴以喻人雷填填者君臣幾侯以興於昏亂雨冥冥以喻政木以喻人猿狖夜鳴啾啾以喻讒夫弄權以興使君昧於是非也木蕭蕭者風雨驟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見違故遂憂愁不得見公子撝也 風飄飄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未敢驕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著己明己忠信之道甚明主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 年既老而不衰 衰懈也已少好奇儒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之陸離兮 長鋏劒名也其所握長劒楚人名曰長劒也 冠切雲之崔巍 崔巍高貌也言已脩忠信之志外帶長劒之利之劒冀以威人內冠其高切青雲也 被明月兮佩寶璐 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胷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 言時世貪亂遭君敵閽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 青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

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重華舜名也瑶玉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待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相敵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言已年與天乃曰可名與日月同耀也與日月兮齊光言已年與日月同耀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余濟兮江湘旦明也濟渡也言已遭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湖之水言明旦之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風欸軟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欸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皐無所驅馳車聖牢拴於方林無所載任用棄在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有窻者也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擢也汰水波言已乘窻船西上泥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木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兩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滞淹留也言士衆雖泥使已疑惑有同力引擢船猶不進隨水竟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時也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在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或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溆浦余儃佪兮溆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或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捏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嶮岨下幽處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霰雪霏霏而承宇室屋況沒與天連也或曰以喻讒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霰雪紛其無垠者喻讒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端朝廷

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幷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兮無聊思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接輿楚狂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夫衣贏袒裸行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亦以也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不聽遂賜劒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乃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以為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不逢明君思

卜居一云屈原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建造策謀被肾心也蔽鄣於讒遇讒佞也心煩意亂意憒悶也不知所從迷昏眩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太卜掌卜筮之官鄭詹尹卜人姓名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余有所疑意惑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也決猶斷也詞其要也屈原曰願聞之詞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追從陪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萬管也以力

耕乎(耕稼也)將遊(遊入人事貴也)以成名乎(榮譽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偷生乎(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栄(強笑僕也)以事婦人乎(詘蜷局也)寧廉潔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脩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曲也)以絜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絶殊也)將汜汜(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羣戲遊也)與波上下(隨衆高卑)偷以全吾軀乎(身無憂患)寧與騏驥(千里馬)抗軛乎(中天驅也)將隨鶩(野鴨)馬之迹乎(安步徐行也)寧與黃鵠(鴻鵠)比翼乎(飛雲鴻也)將與鷄鶩爭食乎(粢糟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昏亂也)而不清(皆昏亂也)蟬翼(近蟬也)爲重(貴也)千鈞(三十斤)爲輕(遠忠良也)黃鐘(律名)毀棄(不別賢也)瓦釜雷鳴(愚謹訟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不可計量也)

漁父一首

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之若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濱水也)行吟澤畔(罹荊棘也)顏色憔悴(憂愁而問之遂相應荅)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濱水也)行吟澤畔(罹荊棘也)顏色憔悴

奸徽黑也奸古旱切徽力遣切形容枯槁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悴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故謂其官何故至於斯曷為遭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濁獨貪鄙也我獨清忠潔已也眾人皆醉惑財賄也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萬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圜也哭皆濁人貪婪也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沉浮也眾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醨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遠在他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上衣去塵穢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潔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不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皎皎猶潔也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點也漁父莞爾而笑莞笑離斷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朝陞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遠世喻闇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變也陳說道德以變諫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君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聊慶也歲將暮也華葉隕零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思念暴突肥潤去也而變衰不遇將與心自傷也憭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外高遠望視江河也送

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沆寥兮寥獨蕭條無雲貌也沆流音血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言天高明也寂漻兮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潦無溢潦有川靜也言川水夏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濁懵悾增歔歎息也薄寒之中人變傷我肌膚感動顏色也悾悅憒悵兮悵恨也失故而就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窮也貧士失職士失得也去故而就新財物逢寇賊也而志不平心常憒憒意未明也廓落兮喪志失魂獨立也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後悔憂愁貌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翔也蟬寂寞而無聲蟬蜩蜕皮伏藏也鴈雍雍而南游兮雍雍和樂行也鵾鷄啁哳而悲鳴鵾雞喜樂而逸豫之憂也寒將穴處而慷慨候鴈鵾鷄之喜而有候鴈鵾鷄言無有悲憂兮愍蟋蟀之宵征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衆佞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衆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屯詩曰亹亹文王憂心不繹常念邪也客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悲愛窮戚兮傷德見過獨處廓孤立特止貌也有美一人兮位尊在朝心一意也不可化同志義篤也君不知兮聰明蔽塞志迷惑也可奈何順富難移結恨在心憂懣鬱也君之心兮與余異自陳列也君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猶白黑也車駕兮揭而歸方圓殊性欲迴遊言還反國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思君念主忽不食也

路閼塞也倚結軫兮大息伏車重軫而泣蜿也涕瀇瀁兮露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絕兮不得中心志恨剥切也中脅亂兮迷惑思食煩惑志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哀禄命薄常念戚也心怦怦兮諒直志行忠正無所告也皇天平分四時兮何宜春生而秋殺也爾雅曰四時利為紀通正竊獨悲此凜秋微霜淒愴寒慄烈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凋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人君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遠逝離天明而沕沒也襲長夜之悠悠兮永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已成畝美光容也余委約而悲愁兮身體疲病而憂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嚴令也德冬又申之以嚴霜兮刑罰嚴令也恢炁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重深也收恢炁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亦順其宜而行刑罰以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萬物豐茂上闇下偽四門法殘霍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曰萬物豐茂上闇下偽四門法殘霍則貞良被害草木以茂美摘興於仁賢宋王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摘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傺而沈藏民無住足窴巖藪人謂住曰傺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而蒼黑也枝煩拏而交橫柯條糾錯而嵚崟也顏搖溢而將罷兮形象羸瘦無潤澤也柯彷彿而委黃腹皮乾腊也削櫹槮之可哀兮內空虛乾腊也削櫹槮之可哀兮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瘁傷身體被病燋枯久也惜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葺值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也覽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而勿驅也聊逍遥以相羊且以遊徙也歲忽忽而遒盡兮年歲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壽之弗長兮懼我性命不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已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俓攘卒遇譖讒而遽惶也濞容與而獨倚兮煢煢獨立無朋黨也悽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已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兮愚慮惕動若湯沸也何所憂之多方內念父

及兄弟也 仰明月而太息兮 上告昊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周覽九星宿不能眄乃至明也

窮悲夫蕙心華之曾敷兮 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也 紛旖旎乎都房 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兒也詩云旖旎其華 何曾華之無實兮 外貌若忠而心佞也 從風雨而飛颺 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諭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 體受正氣而高明也 嗟無以異於衆芳 乃與佞臣之同情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 傷已忠策無由入也 將去君而高翔 適彼樂土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 內自哀念心側隱也 願一見而有明分 別忠心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身無罪過而遂放也 中結軫而增傷 憒念蓄積盈胷臆也 豈不欝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以九重 門閽扃閉道路塞也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讒佞讙呼而任側也 關梁閉而不通 閽人承指可問怠也 皇天漇溢而秋霖兮 久雨連日深厚也 后土何時而得乾 山阜漇澤草木茂也 塊獨守此無澤兮 不蒙恩施獨枯槁也 仰浮雲而永歎 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 世人辯慧造詐偽也 背繩墨而改錯 遠廢聖典背仁義也 追曲木以為度兮 夫繩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 偭規矩而不用 則謂佞臣為賊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 却騏驥而不乘兮 斥逐子胥與比干也 策駑駘而取路 言任賢才與椒蘭也 當世豈無騏驥兮 家有稷契與管晏也 誠莫之能善御 世無堯舜及桓文也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 遭值桀紂之亂昏也 故駒跳而遠去 披髮為奴走橫奔也 鳥鴈皆嗟夫梁藻兮 群小在位食重祿也 鳳愈飄翔而高翥 賢者伏匿巖山谷也 圜鑿而方

枘兮正直邪杜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迭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安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衛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驥兮安歸躊躇踖跼吕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大歸文王也騏不驟進而求服兮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舍而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窘武徉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心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纏結擢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憒懣盈胷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序曰招魂者屈原所作也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屈原放逐而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沫也言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沫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殃而愁苦殃禍也離已履行忠

信而遇闇王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秘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人謂賢人也招屈原也宋玉上說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魄者身之精也所以經綿五藏保守形體也筮曰筮尚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對曰掌夢巫陽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懶必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爲兮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或曰去君之恒閑里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爲舍君樂處離去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魂乎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論語曰託寄也魂乎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南方之俗不可久留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代更也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彼皆習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爲之魂往必釋此釋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言魂宜急來歸此不可託附而居魂乎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蛇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爲醢醬蝮蛇蓁蓁蝮大蛇也言大蛇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

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
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左雄一身九頭往来
心些倏忽疾急皃也言復有雄虺其惡如此害之心也
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喜
来不可久遥些遥遊也言其惡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乎歸来西方之害
旋入雷淵旋轉也雷淵深室也靡散而不可止些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渾
流沙千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言乃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畫夜流行從揲千里又無舟航者也
轉而行身雖靡碎幸而得脫其外廣宇些廣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
尚不可得休止也
些肉渴欲水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熱應闌人身
生五穀其人但食柴草若羣牛也不
飛蜂蝮人如壺皆有蠭毒能殺人
柴棘爲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
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
兕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蟻蚍蜉也玄蜂若壺些壺乾瓠也言廣
魂乎歸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
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魂乎歸来
来歸来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乎歸来君無上天些
天不可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豹獌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豺豕天下欲
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
千枚也豺狼從目往来侁侁些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来其聲侁侁然豺狼得人
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
侁爭欲啗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投擲也言豺狼得人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
擲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歸来歸来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也魂乎
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歸来歸来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也魂乎

歸来君無下此幽都些幽地下也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約
其角觺觺些土伯后土所治也后土侯伯也約曲也觺觺角利兒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曲有觺觺觸害人也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兒也言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湯汚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上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甘人歸来歸来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言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乞歸来入脩門些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說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祝祭也巫曰祝言巧辯之巫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之也秦篝齊縷篝落也縷綵也鄭綿絡些綿纏也絡總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招具備故長嘯大呼以招之也

魂乞歸来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来歸還古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也靜閒安些無聲曰靜室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可安樂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累榭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臨高山些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鏤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雕鏤綺文使方好也冬有突夏複突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川谷徑復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流潺湲些所

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
通反復其流急疾又絜淨水有
光色也轉汜崇蘭些汜猶汎汎搖動皃也崇充也言天霽日
搓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
蘭蕙芳而益暢芬經堂入奧西南之奧朱塵遝些朱丹也塵承塵下
肆遝設杌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也遝席也詩云
則有遝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遝謂承塵薄壁與
延相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翹羽也翠鳥
砥石名也翹羽也翠鳥
紲曲瓊些紲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
卧之室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
帷帳之細皆用綺縞之飾
檐室謂檐佪曲房也翡翠珠被雄曰翡雌曰翠被象也爛齊光些
爛然而明同光也
蒻阿拂壁蒻席薄也拂
房內則以蒻席薄
與曲隅施雘幬也雘赤土也幬帳也薄
薄也阿曲隅也幬帳
羅幬倚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
及簟紲綺縞纂組綬結琦璜些
纂組綺縞類也綬
室中之觀多珠惟些金玉
爲琢四方珠玉之中間雜以蘭香也琢
雜奇玩好惟言從觀房室之中皆具
蘭膏明燭以蘭香之膏明燭
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
觀其飾也錡鏤雕琢百獸華奇好備也錡都定切二八
侍宿二八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射遝代些
晉悼公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
髣髴不同制髣髴髻也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
兩結垂髻下髮形皃詭異不
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順彌代些
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
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多則相代弱顏固植固堅植志也謇
其有意些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廡耻弱顏易愧心
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姱
容修態姱好皃也修長也絚亘洞房些絚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
好之女其皃姱好多意長

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湍房室也娥眉曼睩好目曼澤時睩視皃也蛾眉曼睩之皃娥眉玉皃好目曼澤時睩然視精光騰馳感人心也遺視睮睒遺竊視睮睒脈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夷詳諦志不可動也離榭脩幕離別也榭臺也脩長也幕大帳也侍君之閒閒此翡翠翠羽雕飾紅壁沙版赤玉之梁此玄黑也言堂上四壁背壁色令之紅以丹沙畫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玄黑也沙丹沙也白又梁五采分別也仰觀刻桶畫龍仰視屋之椽撩皆刻蛇而有文章也坐堂伏檻檻臨也臨品曲池此言坐於堂上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華也雜芰荷此芰菱也秦人謂之薢茩菱雜錯羅列而生也薢古買切茩古后切紫莖屏風屏風水文綠波此言復有水文生於池中其莖紫色也屏風謂葉蔽莖也言宮屬之車既已止於庭中也軒輬既低車輬也低名也步從容步也文異豹飾豹飾車也文異豹飾豹飾也侍從之人出入衛階陛也侍陛陛陛陛也侍陛陛此陛陛之飾侍君堂閤之道也或曰侍從於君子出入之道也文衣虎豹之文衣乘虎豹皮也軒輬既低車輬也低名也步從容步也軒輬車也步從容步也何羅此何羅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止於庭中也軒輬既低車輬也低名也步從容步也何羅此何羅羅列也騎士衆羅列之陳竢須君命蘭薄戶蘭薄門戶也蘭薄蘭蕙附於門戶也孫樹蘭蕙叢聚重又芬芳也孫樹種也瓊木籬此瓊木籬落以玉木爲其籬落守衛嚴也魂兮歸來何遠魂兮歸來何遠爲此遠爲四方遠而不歸也室家遂宗室家猶族也遂猶安也宗衆也食多品此食多品物衆多也人人嗜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稻粢穱麥稻粢穱也以米糗也稻糗擇麥中先熟者粢子夷切穱側角切穱黃粱此穱黃粱以黃粱和而粢滫之香滑新大苦酸酸大苦酸也言飯則以稻糗擇麥中先熟者爲之新大苦酸酸大苦也辛甘行此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酸汁調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腱筋頭也臑若芳此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臑之爛熟美也臑蘇本切

臑仁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其味若苦而後其者也
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諸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爲漿飲也
鵾酸臐鴞鴟臐小臛也鴞子充切煎鴻鶬些以鴻鴈也鶬鶬鶴也言復令之肥美也露雞臛蠵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蠵以規切萬而不爽些萬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雞臛蠵大龜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粟米粉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餅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也搏黍作餌又有羹飽煎鴽也羽翠羽也鴽鮥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沛之滿羽鴽以極意所用者也
蜜勺瑶玉也勺沛也實羽觴些實滿也挫糟凍飲挫捉也酎清涼些酎醇酒也以糟漬之久而味美也酎既陳些酎醇酒也久乃成居之氷上然後飲之酒冥清涼又長味好飲也有瑶漿些言酒尊飾以瑶玉狂飲之陳列復有玉漿意所用者也
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歸來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有美姱些姱好貌也以言脩潔具進舉在前宿尸主之下陳鍾按鼓按也徐造新歌些言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造爲新曲之歌與衆絶異
涉江采菱發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芰菱發楊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酒既醉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嫮光眇視些嫮姱戲也眇眺也波華也言美人酔樂顧望於曲眄目視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穀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穀其容美麗誠足恃奇也長髮曼鬋曼澤也鬋陸離些鬋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曼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形也二八齊容起鄭舞些二八齊同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鄭舞鄭國舞也被服同飾舊法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

爲而舞也祇若交竿撫案下些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袖轉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徐行者也竽瑟狂會狂猶並也填鳴鼓些填田鳴以進八音爲之節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衆樂音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連膝容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放陳組纓些言醉飽酣樂大吕五音六律聲和調也士女雜坐亂組纓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國衛二國名也妖玩好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列也陳列也雜厠俱坐而陳列之激楚之結激感也結結也言楚人之士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莫昆莫昆兄也敲象基莫昆王敲薄箸以王飾之也

或言路今之箭囊也有六簙些投六箸行六基既畢乃設六簙也故爲六簙也言宴簙崑路作箸象牙也分曹並進曹偶也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也遒相迫些遒迫也言分曹列坐相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遒亦進也成枭而牟勝倍勝爲牟呼五白些五白簙齒也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投者也晉制犀比晉國名也犀比集於基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工作簙基箸比集之瞤然如日光制作也比毗志切鼓鍾搖簴鍾撞也搖動也揳梓瑟些揳擊瑟揳古八切鼓琴瑟揳也娭酒不廢娭樂也沉日夜些廢忘憂也或曰娭酒不廢旦也言晝夜以爲雕飾投之瞤然如日光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躭雖以酒相娭樂不廢事晝夜沈湎以繼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詩曰明發不寐言蘭芳以喻賢人君子也鐙錯鏤盡雕琢錯鏤也蘭芳有英華結撰至思撰備也言蘭芳以喻賢人即至也人有所

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即至也人有所

極同心賦些 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十人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 酎飲既盡歡樂先故些 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之舊故之處安樂無憂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進也汩疾也 吾南征些 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 菉蘋齊葉兮白芷生些 言屈原放時菉蘋王芻也 爾雅曰菉芻也 白芷生萌牙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比時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倚沼畦瀛兮 沼池也畦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東行故言左者也 遥望博 遥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青驪結駟兮 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 齊千乘 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懸灯也言天也時從君夜獵懸灯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炎起也玄顏烝赤貌也 步及驟處兮 驟走也處止也 誘騁先 誘導也騁馳也言導引使馳騁在前也 課後先 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為夢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 君王親發兮 發射也 憚青兒 憚驚也青兒未詳或曰青兒童子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兒牛也言懷王嘗待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數而自傷悶也 朱明承夜兮 朱明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皐蘭被徑兮 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 斯路漸 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 湛湛江水兮 湛湛水貌 上有楓 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楓木使人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

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
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乎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魂兮歸來哀江南言魂魄當
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險峭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
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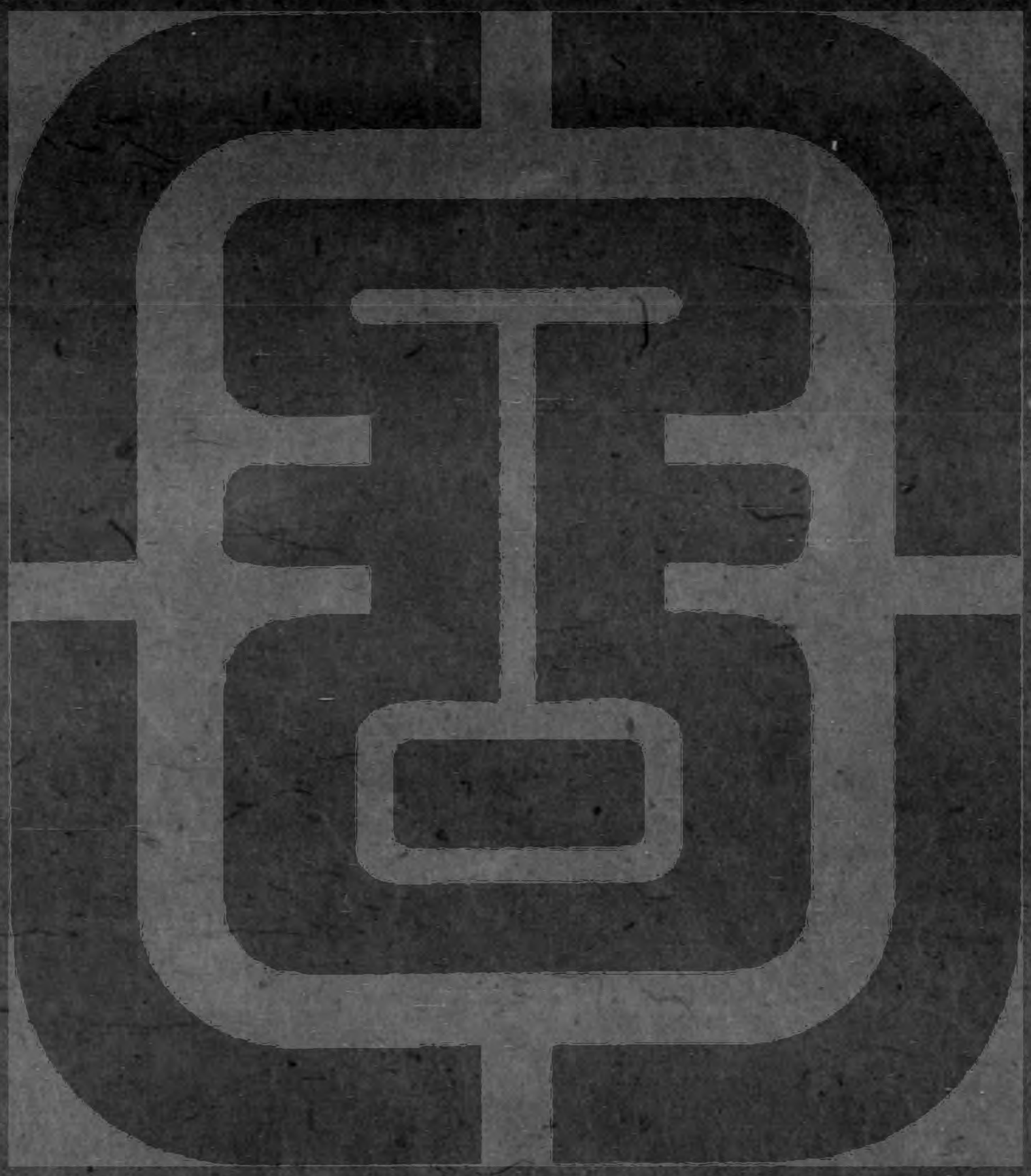
劉安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見告與淮南謀反上
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卷
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憤幹也山氣巃

嵸兮岑崟嵾嵯雲嵡嶜也嵡鳥孔切石嵯峨嵯峨巀嶭峻蔽日也谿谷嶄巖兮崎岠閜窩
險阻隘也閜呼雅切窩于軌切隘苦猾切水曾波涌躍灃沛流迅疾也蝯狖群嘯兮禽獸所居
志樂佚也狖余救切虎豹嘷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
者之偶也齕下沒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立蜘躕也王孫
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遠背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
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歲暮兮年齒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蟪蛄鳴兮
蜩蟬得夏喜呼號也啾啾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坱兮軋
霧氣昧也山曲岪盤結屈也心淹留兮志望絕也洞荒忽亡妃匹也罔兮沕精氣
失也憭兮慄心剽切也虎豹岤嵺穿穴也嵺音料穴音血叢薄深林兮攢剃棘也人
上慄恐變色也嶔崟碕礒兮山阜巘嵑也硱磈磳硊崔巍嵟嵟樹輪相糺

兮交錯扶疎林木菱凱枝葉盤紆音跂
葬隨風披敷白鹿麈麑兮衆禽遊或騰或倚走住殊異狀貌嵯峨兮峨
峨頭角甚殊淒淒兮滋滋毛衣若濡猕猴兮熊羆百獸皆具也慕類
兮以悲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不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
還歸郢也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踟躕徘徊待明時也虎豹鬬兮
遠離鄉黨失群離也禽獸駭兮雉兔之羣驚奔走也亡其曹
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第三十三

旅反舊也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